

高僧傳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高僧傳 并序

俠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
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
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
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
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
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
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
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
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
方亦猶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
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
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
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

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
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
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
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踐六代年
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群英間出迭有
其人衆家記錄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
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
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
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
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
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
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
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
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
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

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琊王巾所
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
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
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
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
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
貶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引辭費求
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
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
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
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
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
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
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
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

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
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
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
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
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
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
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
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
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
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
法言則幽顯俠五舍慶樹興福善則遺像三可傳凡
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
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群經之所稱美衆聖之
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捨皆列諸贊
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

意猶類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儀若聞施前
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
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
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
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
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
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
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
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
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
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
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
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
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
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識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

佚五

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

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平維色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佚五

五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
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
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
間行而至旣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
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
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
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
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
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
栴檀像師第四作旣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
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
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
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旣至衆
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
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
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
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
不綜達嘗行見群鷦忽謂伴曰鷦云應有送
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故雋異之聲
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
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旣畢遂
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
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旣而遊方弘化遍歷
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
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
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
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
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

依五

六

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

維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佚五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污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綰千足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

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綃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跼高前受其咒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邙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旣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譎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群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謬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邙亭廟神爲立寺

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郢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郢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

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諸過迺懸矣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群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

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識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賡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若三昧識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

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識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法勝毗曇聊

依五

十一

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慙重省更增惛漠乃歎
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
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
鉤深別有精要於是賣卷入房請一比丘略
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
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
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
以魏嘉平中來至雒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
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
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旣至大行
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
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
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
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
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

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
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
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
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
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
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
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
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
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
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
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
謙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謙又
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技藝多
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

侯五

十二

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

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主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旣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自手執

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

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

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即祈祀諸廟求

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

俠五

十五

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

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亮羸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誘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

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于今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時有天竺沙門俠五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歟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

難既觀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賈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

俠五

十七

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慈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賡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

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叅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眞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

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雋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晨靖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已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

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譏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

俠五

十九

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崢嶸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群胡旣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

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疊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

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

決五

三十

爲武都互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隱凡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閻軌太伯旣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安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

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
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
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
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
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
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
期人卞今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
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
頌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
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
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
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顗爲僕射
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
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顗遇害蜜往
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

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旣而揮涕收淚
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
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
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
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
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
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
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
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
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
事於蜜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
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
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
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侔乎茲故知

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雋以神風傾朗越過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旣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僧伽跋澄此云衆現屬賈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數經聞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俠五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旣至長安咸稱法匠焉符堅祕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釋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

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賣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齒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舍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

俠五

二十三

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舍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雒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闍然

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攬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

供五

二十四

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之府也爲人雋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急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雒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懃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

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依五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闡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

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内
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雅
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
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
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伽
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
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
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
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
含於長安城内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數析
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
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在符姚二代爲譯
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其後續自出
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

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于長安遠
近白黑莫不歎惜矣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屬賓人少而好學年十
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
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群陶思八禪遊心七覺

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兇獨

佚五

字六

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
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
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
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
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
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旣而踰歷名
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
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
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

張普明諂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一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靖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使五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

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高僧傳卷第二

俠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中

晉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畢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跋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侗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鰲法生智子諸國甥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

旣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旣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佛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久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志落髮不啗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勅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

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麴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

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婆塞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雋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

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筭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沙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旣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鋤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項之隨母進到溫宿

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與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

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

俠六

五

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綿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違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

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符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曰下

庚六

六

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

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
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
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
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遺庶子秦州刺史太原
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
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
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
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
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
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
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蓋徒
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
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
繩者病不可愈須更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
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

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
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
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
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
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
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
災責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已修德以答
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纂曰斫胡奴頭什
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
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
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
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吕光父子旣不弘道故
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
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虚心要請諸吕以
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

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
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蔥變爲蔭以爲美瑞謂
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
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
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
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
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勸自大法東被始於
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
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
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
詰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紕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
於是興使沙門僧習遷法欽道流道恒道
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
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

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
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
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
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
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
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
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
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
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
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
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
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
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
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官舛入關請決廬山
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

義多端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獻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官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懷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

仁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

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佚六

十一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嚴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聞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遺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

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貴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吝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旣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旣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

集

十二

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早摩羅又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沉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逗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賁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旣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

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佚六}誼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蹙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

果見餘殯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中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

子即位時符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依六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

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旣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依六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十五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旣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

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
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偽司
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
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
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
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
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
年解座興顯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舍佛
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顯施
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
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
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
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
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

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
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
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
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
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
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
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
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覓
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
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
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
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
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德而不遇真正發悟
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
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

導道學其童齒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

俠六

十七

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實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曰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

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偽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墻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智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

使六

十八

人姚興聞去悵悵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旣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索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

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填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

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毳毼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識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

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識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

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

二十

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致厭乃辭往屬賓賁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

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識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叅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

伏六

三十一

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識以涅槃

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填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填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表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識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

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旣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佚六秘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譙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感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識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

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欵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欵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旣客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畱害識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旣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劒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

卷之

三三

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定即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銳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

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
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
那謚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
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
安陽從受禪祕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
利旣而東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
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
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
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彌勒觀
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顓見而善之深加賞接
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旣通習
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
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
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
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識所出

佚六

十四

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
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
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船破
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
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
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
無不瞻覲善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
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
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
佛國云

高僧傳卷第二

高僧傳卷第三

俠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下

宋

江陵辛寺釋法顯一

俠七

黃龍釋曇無竭二

建康隆光寺佛馱什三

河西浮陀跋摩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七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八

上定林寺曇摩密多九

京兆釋智猛十

道林寺曇良耶舍十一

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十二

齊正觀寺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

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崑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

佚七

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冥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

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

佚七

三

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懼即取

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俛而止旣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口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

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
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
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
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
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
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
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
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
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
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
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
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
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
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

俠七

五

二十五人共賣幡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遠
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
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
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
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
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
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
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
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
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
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
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
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
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
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

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
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
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尚漢沙門志定爲阿闍
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
曠唯賣石蜜爲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
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
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
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
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
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
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
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
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
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闍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

俠七

六

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
月居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
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
聞什旣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
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
律什執梵文于填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
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
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
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
直聰悟出群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
持此部以爲心要宋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
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慤少遊葱右遍歷諸國
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虛
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譯時

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爲之作序有頃魏虜拓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

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憇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既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

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

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懃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懃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填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

字詒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

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

年三十崩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

陟七

十一

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群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嶮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悞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群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迩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

史今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
雋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
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
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
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
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
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今資發下京
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
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者闍乃改名靈
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
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
不污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
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
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
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

依七

十二

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
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
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
虎以杖按頭捋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
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
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
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彌漫生青蓮華沙彌
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
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
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
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
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旣不遠萬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
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
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

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善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

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若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

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
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
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
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
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
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
俠七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
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
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
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
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氲麗空是時天景澄
明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
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
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境未及諮稟奄而
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令衆僧譯出

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偽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爲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臃腫虫爛壞
鼻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俠七貪蛾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聞思 十五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濡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鉤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猿猴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修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炎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劍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炎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猶長	得世第一法

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衆妙相
今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舍
從是名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于海
閻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飄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真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
峻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
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
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
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
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
摩所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
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景福寺尼慧果
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
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

依七

十七

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
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
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旣德有所歸義遂迴剛
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
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
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
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
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
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
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
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
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詳其終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屬賓人也年至七歲神
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

之遂令出家。屬實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爲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曰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爲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

卷十

十八

耳及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玄篡位。勅郡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焉。亦嘗作木鷲。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極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瓘。姓傅氏。北地潯陽人。晉河間郎中令。

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

佚七

十九

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蜜多之發願實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徃南方語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

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迹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闇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徃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

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士爲說四天下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畫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旣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旣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

佚七

二一

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徃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局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曇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佚七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舍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合即

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顓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顓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成群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多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多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即宋熙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咒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採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

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咒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舍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

伏七

十三

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劒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劒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

追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
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
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
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
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
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
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
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
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豐戾
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爲
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
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
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
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
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

佚七

主四

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
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
陛下乞願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
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爲開三間
房後於東府譙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
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尚書謝莊
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
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
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
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
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
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
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
厭夢跋陀燒香咒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
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

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

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徃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

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

佚七

三六

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行於世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

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萬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磨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數磐頭別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真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屠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

佚七

三七

騰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傍
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爲物處難
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
也爰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
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
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
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辭旨分明然後更
用此土官商飾以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
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
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
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
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恒聲皆領悟言前辭
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

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
城塹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
門有緣必親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
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
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合五部捷度婆沙
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
之逼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
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漓故所感見爰至於
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
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
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
漢雖諸漏已盡尚有貫腦之厄比于雖忠謹
竭誠猶招賜劔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
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
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

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
非專小之師直欲豁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
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
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
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
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
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
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
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跡則結旅成群還
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
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
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
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曾
襟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
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

依七

三九

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論雖復祇樹
息蔭玄風尚啓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
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歟
贊曰

頻婆拵唱 疊教攸陳 五乘競轉 八萬彌綸
周星隱曜 漢夢通神 騰蘭識什 徇道來臻
慈雲徙蔭 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 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第三

音釋

枳諸市切 壘居良切 齒初覲切 礫郎擊切 躡尼輒切
也踏巨古恒切 禁巨禁切 寒寒切 蹲徂尊切 舐舐切
神紙切 狼魯當切 狽徂尊切 蓋魚力切 煨煨切
燼煨烏恢切 燼徐晉切 幟昌志切 杙與職切
裸古火切 燾徒到切 擯必刃切 憇去制切
禦禦牛據切 捍拒衛切 肝肝切 悃悃苦本切 悃悃切

下切也	切	船也	切	戰	切	丁可	寫	之繕	也	至誠
汗詁	詁	卸	卸	渠容切	髮	髮	鄧	鄧	謔	謔
故言也	果五切	竹名切	駛	駛	此宰切	縣名切	莫候切	別物名切	彌正切	彌正切
	訓	疾也	疾	疾	扈	扈	鄩	鄩	鄩	鄩
		疾也	疾	疾	從	從	善	善	善	善
		切	切	切	也	也	國名切	國名切	國名切	國名切
		才	才	才	古	古	鄩	鄩	鄩	鄩
		大	大	大	切	切	炳	炳	炳	炳
		船也	船	船	後	後	明	明	明	明
		也	也	也	從	從	也	也	也	也
		窪	窪	窪	艦	艦	哆	哆	哆	哆
		瓜	瓜	瓜	斬	斬				

高僧傳卷第四

俠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一

晉

洛陽朱士行一 淮陽支考龍二

豫章山康僧淵三

俠六

高邑竺法雅四 中山康法朗五

燉煌竺法乘六 剡東岬山竺道潛七

剡沃洲支道林八

剡山于法蘭九 剡白山于法開十

燉煌于道邃十一

剡葛峴竺法崇十二

始寧山竺法義十三

東莞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

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費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皮牒

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又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遂終於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維之新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

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即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瀰漫蘭風旂響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

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匄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群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疑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

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濤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

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
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洗浣供養至第
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
朗云此房是我和尚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
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
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
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
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
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
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
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罔罔能韜其光
敬終慎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
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
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
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

卷八

五

刻木爲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
神於中山即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
人依竺法護爲沙彌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
護旣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
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
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和
尚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
實求錢將以觀和尚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
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
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
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爲道誨而不倦
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
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冲
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

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顯爲之贊傳乘同學
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
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爲
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
衿翳翳閑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
照足開蒙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
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
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
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
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
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
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
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
昇霞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

依八

六

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
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
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
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官闕即於御筵開講
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
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
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
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
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
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
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
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岬山
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遣
使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栖之處
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

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岫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皓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岫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

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遇識識共昕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日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儔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

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然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鑿藥不同必思此

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旣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旣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有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狹八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洎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

宛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曠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

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絳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疊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

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
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
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
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
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
婬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負丘而不
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
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咒不加靈玄德交被
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
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
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
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
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萊蔬
長阜漱流清壑縵縵畢世絕窺皇階不悟軋

佚八

十一

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
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
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
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踈踏侍人流汗位席曩
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
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
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倏倏感若斯之
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
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
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裏粮望
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
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
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
蔡還合褊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
所慕如此旣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

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
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
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
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
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鷄
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
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
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
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
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
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
遁善草隸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
曇實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
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
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

卷八

十二

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
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
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
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
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
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
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
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
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
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
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
勤爲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
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
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

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嵯峨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

卷八

十三

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鑒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裏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郝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爲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

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嘖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

俱八

十四

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慙慙覲錢綃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鑒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平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

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圖寫其形支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冷之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俱八

十五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

遊湘州麓山精化爲天人詣崇請戒捨所
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上後還剡
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
往奏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
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也崇乃歎曰緬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
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味曰浩然之
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
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
剡東岬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瑯人晉
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
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
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
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鈔能

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
是栖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刀衆典尤善法華
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
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
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
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
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
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
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
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
新亭崗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
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鑿
施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
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謡云錢唐出天子
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

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睇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平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字若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曰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若華母亡頃之若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觀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

俠八

十七

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饕餮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

高僧傳卷第五

俠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竺法雅三
重出不刊

竺僧朗四

竺法汰五

釋僧光六

竺僧輔七

竺僧敷八

釋曇翼九

釋法遇十

釋曇徽十一

釋道立十二

釋曇戒十三

竺法曠十四

釋道壹十五

釋慧虔十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于三

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費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費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潛于獲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

汰俱憇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劍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俠九

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栖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

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

家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籠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籠容伯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枰俠九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

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

子爐冶其髻旣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旣靈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俠九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

時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叅差者高平却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叅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内外群書略皆通觀陰陽等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叙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

快九

五

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符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符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舍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群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爲

錄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
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
爲簷簷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
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
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
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
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
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
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
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
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
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
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
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
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

伏九

六

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
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
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勅僕射
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
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
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
土而制四海宜栖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
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
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
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
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
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
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
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
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

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遂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

仗九

七

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旣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

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旣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大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

且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伏九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識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

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之讚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壘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釋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夫朗蔬食布

衣志耽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覲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俠九以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

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壘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旣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

俠九

十一

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

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曰色旣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闢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群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袞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

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震奄爾喪逝痛貫于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爲之讚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忤汰弟子曇曇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邨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俠九

十二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勤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爲荊州刺

俠九

十三

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爲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

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千

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

俠九

十四

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旣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當于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

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

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

俠九

十五

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今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

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索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旣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

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衆旣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雅見重後隨

依九

十六

安在襄陽符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尚徽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

應驗在吾一滄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
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
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
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
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
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
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
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
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
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
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
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
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

究

十七

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
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
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
疾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
同願生兜率和尚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
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貌
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
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
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
印爲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
戒栖風立操卓爾遷群履素安業志行淵深
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
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
人以手振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

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爲會三之
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
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
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
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
并詔以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
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
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
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
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
寧中東遊禹六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
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却超謝慶緒並結交
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
神呪遂遊行村里極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
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

俠九

十八

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
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
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今至水晉孝武帝欽承
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于長干寺元興
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爲
作讚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
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
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
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
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
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
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
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
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

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
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
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
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
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

十九

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
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
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
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
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
審獻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
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
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
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
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

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
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
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
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
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
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
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
王蒼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
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
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
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
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
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
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
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寶姓

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
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
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
途者莫不屬慕風彩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

俠九

二十

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
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
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眾凡諸新經皆
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
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
淨嚴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
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華蓋皆以七
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
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當時疾雖
綿篤而神色平平如有恒日侍者咸聞異香

久之乃歿虔既自審必終又親瑞相道俗聞
見咸生歡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汰他蓋切恆苦湯切獲獲澤切澤澤屋切號號切漢漢澤切篋篋切
當當侯切餉餉切箔箔切闔他達切耀耀切罩罩切
卓卓教切汚彌充切徹徹績切績徹績切歷歷切功功切鑿鑿切盧盧切
切鑿切鑿切駕駕切蓄蓄切銳銳切蓄蓄切芒芒切利利切銳銳切窄窄切狹狹切
也級級居切靴靴切許許切戈戈切有有切汧汧切壘壘切壘壘切壘壘切壘壘切
特計特計切孜孜切孜孜切孜孜切孜孜切孜孜切孜孜切孜孜切孜孜切
視也視也切表表切表表切表表切表表切表表切表表切表表切表表切
聯也聯也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
地名地名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
古會古會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關關切

高僧傳卷第六

俠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韶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
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
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
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
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

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
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
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後聞安講
波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
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
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
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
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
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
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
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
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
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
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
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

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秦將符丕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栖褊狹不足相

處如何桓乃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郡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曖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廊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人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疑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其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

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
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曩_其旋踵忘敬罔慮罔識
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
之以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
玄覽孰扇其極_其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
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
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
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鬢髯神容依
俦欽遇_四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
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
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_五又昔潯陽陶侃經
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
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

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
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遶珍
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
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及
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
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爲之謠曰
陶惟劔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
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
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
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
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
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
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
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
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
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
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
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
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
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旣明則三世之傳顯矣
遷感之數旣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
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
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
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
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
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
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
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
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尅心

卷十

五

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
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
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
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有驚出
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
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
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
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
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
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
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遠神
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
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
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
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

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勒旣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遥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

卷六

六

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家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實以

形垂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未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什和南旣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貺粗承風

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富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鍤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姓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

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
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
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惑相
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
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
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
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
世遠常慨其夫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
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
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
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
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
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
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
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

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
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
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
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
思致書殷勤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
變像以伸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
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
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
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
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
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
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
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
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
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

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達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

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湮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行之事一二令詳遠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

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即外從而覩遠辭旨趑趑未決有頃玄纂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

卷十

十一

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騫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

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
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脩書
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
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
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
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未
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
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
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
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
佛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
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
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
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
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

卷十

十二

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
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
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
請飲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
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
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
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
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
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
謝靈運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
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
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
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讚詩書集爲十
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年十四

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製
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
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
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形長八尺風神雋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

卷十

十三

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
首持有姑爲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
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
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
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
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
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
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
答書云誠爲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
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兗州刺史瑯琊王

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
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
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爲善友持後
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
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
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
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旣割
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於是兄弟拭淚憫
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
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見
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
持旣疑其爲人遂弃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
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栖病
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
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可止遂

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絡四方慕
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
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
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
思爲蜀郡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爲毛璩所
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璩
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逼請巖公巖
不得已而赴璩旣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親事
增悲痛形顏色遂爲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
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陴縣中寺縱有
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戮還
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
房前盟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
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
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寺

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
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
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等行住坐
卧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
間法典囑弟子曇蘭弘業行清敏蘭神悟天
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
門竺曇現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
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旣爲道安所留
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
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旣門徒稍盛
又慧遠同策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
克已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
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
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

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
今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
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
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
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
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白黑
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
潯陽爰集虎溪請永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
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
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後至納
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
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
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
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
執志愈勤雖枕病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

忽斂衣合掌求履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
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
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歿時廬山又有釋僧融
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末入廬山從遠
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
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
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
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
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

狹十

十六

執燭憑机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爲轉無
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
行之於是暫卧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
覩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欬然
而覺具爲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

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
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爲傍人云
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
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
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
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
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
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
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
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
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
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
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
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

後

十七

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
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
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
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王爲衛將軍
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征
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
旣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
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致
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
峰岫强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
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
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
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

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颺以外國七筭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還不拘利養居數載蜜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榛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

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汭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憇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哀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

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爲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旣崇信三寶盛弘大化

俠十

十九

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旣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頽緒僧碧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卽爲悅衆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碧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六時無

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碧之始也碧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勗衆無倦以弘始之末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贖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遙園叅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今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

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

佚十

三十

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摘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摘言必勝使無上大

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訓抗鋒辯飛玄彼

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慙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佚十

三十一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

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
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
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
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
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
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守節塵外脩
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
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
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
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
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
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
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
知音之士負秦成群常歎曰經法雖沙足識

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
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
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
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僞
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
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勅見之公卿皆集欲
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舍吐彬蔚興大賞悅
即勅給俸卹吏力人舉興後謂嵩曰乃四海
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
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
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
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
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作喜曰實然其
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
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

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

佚十

三十三

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常手自晝績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遊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勅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

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契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諭之什契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

依十

二十四

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數析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願也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吊王喬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

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

快十

二十五

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飡微聞有懷遙仰歲末寒

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慙慙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爲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壑三寶弘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

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
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
悉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
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
貧道一生猥參嘉連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

俠十

二十六

祇桓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
同斯法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
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
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
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
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
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
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
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
漠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

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
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
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
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
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
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
其體眇潏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
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
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
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
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
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
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嘿豈曰無辯辯所
不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
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

俠十

二十七

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其與道通通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則至功常存與道通通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存不可爲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遊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爲求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

卷十

二十八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
無名之致豈曰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
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
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慇懃備加讚述
即勅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爲時所重如此晉
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音釋

溫續溫委粉切舊繁也續苦 編狹編補典
 狹胡夾切 惕他歷切 彙于黃切 悸其季切 謚也
 切臨也 漉盧谷切 罐古玩切 縵井杏切 汲也 綴也
 連朱衛切 湑正作胥相牽引也 趙手八 趙七余切

趙起不 賴蘇朗切 豉是義切 壙苦謗切 塚也
 進也 隴切 璩強魚切 啤正作郢音 斌卑民切 卹律辛
 知也 振也 績與胡對切 窳七亂切 衄敗北切 療界側
 也病 窳深遠也 絨嘿嘿莫北切不語也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高僧傳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槐一

義解四

宋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含十四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
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
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
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傍
思竒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

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誚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旣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旣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

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

262/15

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旣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王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湓流得慧義愷惇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

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實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旣還襲染衣篤學

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獻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崔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旣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群

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與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

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過戒浮俗無傷弘獎者適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玷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蒙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殷顗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惠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靈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兒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靡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泰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泰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急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

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曆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踈簡初學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

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輪議數番雅厝通無地雅顧眄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惠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

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迴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爲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荊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

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疏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爲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爲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

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紜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

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宋文所重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顯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勅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

黑論垂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曰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頒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弼爲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

魏一

十

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勲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兒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

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實無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

魏一

士

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
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
苞旣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
弊貌有風塵堂內旣坐驢驕於戶外高座
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
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
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
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
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
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
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
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
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法勸
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
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時瓦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
當時爲宋高祖所重勅爲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
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
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
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
止閑居寺晚憇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
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
東寺詮性好檀施周瞻貧乏清確自守居無
縑幣後平昌孟顗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
之率衆翹勤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迺失明
而策厲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
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
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
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

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
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
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
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
及高士戴顓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
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
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群經兼善數論聞
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
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
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觀彌陀後弟子
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
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叙無常
言甚切至既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
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

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
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軟香
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具郡張辯作
傳并讚讚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
弗緇弗涅煒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
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
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弘農
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
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
廬山凌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提一杖
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烟徹亦頗有香氣
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羅什提杖自
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其字
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

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嘯外國僧波沙那那
賈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
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
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
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
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
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
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
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迺憩于淮南中寺涅
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
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
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
時中寺復有曇罔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
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
天文算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
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
靈味寺欽舍風軌請以居之舍勗衆清謹三
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江左道俗響
附如林時任彭城卷二函著無三世論舍迺作神
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
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
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
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爲南中郎記室叅
軍隨鎮潯陽與舍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嘗
密謂竣曰如今識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
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
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
忽告衆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

十論云云

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彭亨

𡵓 步 行 切 惇 虛 庚
勿 惇 惇 自 強 貌

蠹當故切
猶敗也
噬時制切

也
悝

切枯
回
髮
切莫

班
銓

金銀也切 糸糾吉黠切 同紛糾與

也。縹，

蹟士革切
深也

翕
合許

俳諧戲也諧戶

朝皆
也切

韋薦 則前切
較具也

馬幣

毗祭切
殮衣死也

槐

十五

高僧傳卷第八

槐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宋釋僧徹一

釋曇諦二

釋僧導三

釋道汪四

釋慧靜五

釋法愍六

釋道亮七

釋梵敏八

釋道溫九

釋曇斌十

釋慧亮十一

釋僧鏡十二

釋僧瑾十三

釋道猛十四

釋超進十五

釋法瑤十六

釋道猷十七

釋慧通十八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
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
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

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
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
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
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板
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
氣退還詔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
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
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
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
曰向者勅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
師發軔能爾良爲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
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毘
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
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
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壙時

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勅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塵

二

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

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

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

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

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

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

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

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

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

鎮麈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

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

二

三

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

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爲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旣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關內旣素藉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盍一九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旡旡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爲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塗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中路謂追騎曰劉

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群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鑾輦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國

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栖惶者哉因潜然泫淚
四衆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
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
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
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礪春秋九十有六時有
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
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
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
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
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
十餘年嘗行梁州道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
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
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
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

魏二

五

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
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
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
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
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
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群確焉難拔近
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
宜鄱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
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
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
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勅令迎接爲中興
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
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孝臨州大設法祀請
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靖何以虧
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

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
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鑄
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
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勛衆清謹白黑歸依以
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令閻維之劉思
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
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
聞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
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所惜如此時蜀
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閻並戒德高明
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閻學兼內外尤善談
吐吳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
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
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

德二

六

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
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
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
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磐遊並以弘法爲
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
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
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
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
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
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
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
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
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
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

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

槐二

七

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

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

謂溫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

德二

八

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旣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鎔斲抽寫神華模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臘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

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貴幽應攸聞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

德二

九

語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緯爲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瑀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衆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治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

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袈皆至及孝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離校斌既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

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迺躬自往候粲每勸

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

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

數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清譽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

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逝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栢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闡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

德三

士

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嘯嵎亡後運乃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勅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疊時人譏斌

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勅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與吏力凡諸外鎮皆勅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栖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曾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

卷二

十二

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垂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

于建陽門外勅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
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
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
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
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袞齊至猛神韻無忤吐

槐二

十三

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
多濟朕素實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
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輦至客省
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
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
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
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
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
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

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
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
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顓守在會稽藉
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
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
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
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稽邑還紹法化
以般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
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爲
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
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
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
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
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
地東下游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華毗曇時

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薈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

景平中來遊充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

卷二

東阿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

十四

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

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

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

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

大明六年勅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

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鑒

舉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栖暮而蔬苦弗改

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

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

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

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

曰先師昔義闡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

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

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

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

京旣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

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旣積思參玄又

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

卷二

十五

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爲鎮

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

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

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

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

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
德整持精三論為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
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雋氣虛
玄止于冶城寺每麈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

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皇

帝厚加寵秩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為友袁

粲著遠顏論示通難詰往反著文于世又製

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駁夷夏論顯

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

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緇涅緇莊持切 涅奴結切 染黑也 炯古迥切 光也 識緯識楚緯切 禁切 勅渠京切 強也 彤以中切 豬陟魚切 與猪同 盪大浪切 滌

盪落官切 鷺鷥也 旂旂子盈切 與旌 舉羊諸切 手對蹕也 潛所班切 涕切 閭語巾切 虬渠幽切 桎桎之曰桎 桎械也 沃沃切 膚俞苟切 深 明通也 軋渠焉切 與軋同 禕于非切 豐許觀切 許觀切 賑章刃切 濟

高僧傳卷第九

槐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

釋僧淵一

釋曇度二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釋道盛五

釋弘充六

釋智林七

釋法瑗八

釋玄暢九

釋僧遠十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爲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僞國淵以僞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

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偽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偽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魏三

二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門數番言語玄微詮牒有次衆咸竒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

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怜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時莊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魏三

三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竒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

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廼謂人曰
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
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魏
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勅
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
食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
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
現聲聞時人以爲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稟聽
成群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
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
曇識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
論悉爲文宣所敬迭興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
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勅令下京
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廼者述

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
帝勅代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
老排嫉能仁廼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
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工事得寧寢後沈文季
故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既
理有所長又辭氣雋發嘲謔往還言無蹙屈
靜意不獲申恚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
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
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

標三

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既思入玄微

口

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
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
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
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

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裘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迺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勅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群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旣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

三

五

覺興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旣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旣痾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旣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

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賈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願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爲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閑達倜儻殊群路見貧寒輒脫衣爲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總末

三

六

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爲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迺勅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勅爲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勅爲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際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維寺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

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

後三

七

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講說常遇尤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爲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

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捩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雜能罕不必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虛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

遷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
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
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
遠舉迺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
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
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
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
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帀還
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
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
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
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誼所以
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
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峯抱

郭懷色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
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
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
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
晒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
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
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
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
瑞幾昔帝號乃明峯戴聖字兆柞休名巒根
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
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
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
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
南吐谷渾主遥心敬慕迺馳騎數百迎於齊
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

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使迎既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窆于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舍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秦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

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斂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繫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邊自龍裔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迺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

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
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者臘而直骸萬
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
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群流仰鏡九仙賁寶
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
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
則者也臣等叅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
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方兼遠矣
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
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
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
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
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
雲之士莫不策蹕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
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

十一

十一

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
栖玄寺是先王經始旣寺是人外欲請遠居
之慇懃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
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
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
閤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
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
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叅候
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
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
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
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
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
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
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

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既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衷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維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

槐三

十二

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勅爲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

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
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
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
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
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旣而掃飾山

概三

十三

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
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
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
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
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
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
每至懸輪西次輒嚔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
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
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
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

山栖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
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
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
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
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雋逸機
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
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
顧問允愜即勅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輿駕
親幸公卿必集基旣栖志法門厲行精苦學
兼昏曉解洞群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
弘讚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
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
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
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波

若勝鬘等經皆思探玄蹟鑒徹幽凝提章比
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京
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携
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
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羸故衣鉢協以

據三

十四

東歸還止錢唐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
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
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
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
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
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
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
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
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即於
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

顒莅剡請基講說顒旣素有學功特深佛理
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
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
懃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
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
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
旣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爲僧主掌任十
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
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
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
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
據三
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
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
日而亡因窆于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胤爲
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

十五

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有氣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勸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

慧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

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

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袞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諸義

據三

十六

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求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辯

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
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詔承
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
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人妙辯
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意
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
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徙逐通夢有感於是改
意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
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
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
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
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
情異思不相參准乃別更講說多爲北土所
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眞並爲當

魏三

十七

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
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
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
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
博通內外多所叅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
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學永問斌云
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法
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
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
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
二能誦書詠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
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
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後
南適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

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求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爲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爲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旣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默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

楊三

十八

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舍恕安忍喜愠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嶧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爲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

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

槐三

十九

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微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顥去城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

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勅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崗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剋娶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負裘

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闔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隸後爲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詔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荆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群荆楚之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勅爲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

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群儒所憚故學館諸

生常以盛公相脇天監中卒于靈曜寺春秋

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敞法罔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敞並善經論法罔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瑯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

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

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

異爲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靖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厝故士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素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求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

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亂避地于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

棲三

于二

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

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
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
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
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經
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
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優婆塞
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
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
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
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
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
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
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
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
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

機三

二十三

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
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
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
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
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
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
而焦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
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
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
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
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
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
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
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

年愈篤齷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
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亮
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
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
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
爲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
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
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
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
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
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
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
玄爲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
揚州都督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

陳三

二十四

襲通幼而岐穎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
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密年未登
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京
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道
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
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
舉吳國陸果尋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
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
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
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
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
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
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
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
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

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
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
還卧又手當宵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于
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
蕭子雲並爲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

提三

二十三

有沙彌智進本閩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
嘗頭陀至山東宿于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
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
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
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
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
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
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捷度等以相
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

並爲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
裘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
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
年還至烏程邁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
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
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
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
備窮經誥之旨居于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
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
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
席上之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
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微猷招延講說吳國張
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
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

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勅爲十城僧主符旨通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

槐三

千六

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嘿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

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受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閭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

槐三

千七之一

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反更同輦與夫高
尚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嘿動靜所適唯時
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
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
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為百民致諫故能終
感應真開玄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
為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求為上首融恒影
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業曇度僧淵
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摘浙東之盛雖
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
歲將五百功效之美良足羨焉

贊曰

遺風眇漫 結浪澶迴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頽
潛安比曜 遠叡聯瓊 鐫斧曲戾 彈沐斜埃
素絲既染 永變方來

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卷三

二十八

惡女六切 番音鋪切 禺音切 疹丑刀切 巒音切 瞿音切
鑠切 稔忍甚切 莅力至切 瘡丑刀切 巒音切 瞿音切
切明思切胡頰莅臨也切瘡病也切巒音切瞿音切
也切明思切胡頰莅臨也切瘡病也切巒音切瞿音切
交切調也謔也嶠書涉切斬居歛踵足跟也
虛約切戲也嶠書涉切斬居歛踵足跟也
填闔徒年切 闔徒年切 闔徒年切 闔徒年切 闔徒年切
名緄古本 絃音堅 邯鄲邯切 沂音切 沂音切
五奚切老人齒聲與政同憤側華切覆慈
落復生曰齟齬尺尹切鏞音煩廣雋與俊同
謹也 蠹動也 鏞音煩廣雋與俊同

高僧傳卷第十

槐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槐四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

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

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華亭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

槐四

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遂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

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九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

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

槐四

三

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

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
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
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
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
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
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
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
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
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
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
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
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
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
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

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
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
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
僚佐無不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
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
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
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
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
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
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
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
勒迺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
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
時石慈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慈中有蟲

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

漢四

五

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

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
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
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
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
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
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
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
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
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
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
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
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咒
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
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
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

槐四

六

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
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
是澄咒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
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誠
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
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
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
氏虎彎弓撿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
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
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
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
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
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
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
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

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
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
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
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
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
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
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
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
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
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
與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
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
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
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
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

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
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
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
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
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
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
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
死因燒香咒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
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
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
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
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
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
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
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旣行民

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
生憊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
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
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
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

魏四

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
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
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
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
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
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
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
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
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

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
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
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
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
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求世作則苟事允
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
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
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
魏四
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
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
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
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

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求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

不恭王命故徃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毀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

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
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
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
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
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
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
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
公血氣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
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
澄曰腸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
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
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
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悞遂便寓言不復
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

提

十二

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
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
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
鐵鐐穿宣額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
百餘人皆輓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
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
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
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
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
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
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
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
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
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

萌已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
災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
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
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
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
貴無急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
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
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
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
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
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
悵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
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
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

機四

十二

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
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
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
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
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
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
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
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
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
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
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
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
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
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
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

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
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
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
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
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

槐四

十三

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
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
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募覓虎屍於
東明館掘得之屍殮不毀儁乃踰之罵曰死
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
沉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
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
後符堅征鄴儁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
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
自營塚塋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

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
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抱隱誦經四十餘
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
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
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
卧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
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
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
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
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
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秦虎云
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
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
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緄祠中後徙臨漳照德

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管爲
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
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
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
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

槐四

十四

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
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
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
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

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
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
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
昔在北間聞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
去來迺遙心敬悵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

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
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
曜高步是臻飡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
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
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
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
蟬蛻耳迺爲讚曰物儔招奇德不孤立遼遼
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屐在
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
竟不至頂

槐四

十五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
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
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
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旣
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

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
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
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
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
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
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
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
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駭
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
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湯
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
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
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
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
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

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
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
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
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
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有沙門嚴佛調
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
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
是同便謂爲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
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時人莫之能

魏四

十六

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
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
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
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
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

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

卷四

十七

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塗淤泥者數升晷不可近病者遂瘞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旣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

許徃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
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旣發諸道人送至河南
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
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
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
計已九千餘里旣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彗 切 彗 徐醉切 彗 並星名 沒 古慕切 癩 久病也 枋 敷房切	頭 地 塹 七豔切 遠 丑尼切 柵 楚華切 編	名 劬 其俱切 羯 居竭切 鵲 鵲婢免切 扁 扶雨切	豹 莫百切 方 國也 兇 居洧切 襦 朱切 敷 胡教切
---	---	--	---

腹	陟	也	切	禍	切	效
病	里			也	神	領
也	切			及	臺	口
鳧	與	尺	垂	不	居	下
臭	臭	救	也	也	良	也
同	切				切	輓
塗	塗	按	凡	踰	屍	裂
滓	吾	也	角	踐	徒	人
也	斬		切	也	合	也
淤	更	田		緋	丑	結
濁	依	黎		切	林	切
泥	據	切				
也		木		齋	稽	祖
		癥			遜	雖

高僧傳卷第十一

槐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健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槐五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健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墟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

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躐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

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求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

提五

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

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雅恭鎮襄陽旣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

提五

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

三

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

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
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
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
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
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
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
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
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祕咒咒下神龍每旱
堅常請之咒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
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
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
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
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
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

于六月堅減饌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
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
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
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
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
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
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
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
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
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
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
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
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儋檀
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

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官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僞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

提五

五

廣陵白土埭僦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十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賈一杖一箱自隨嘗遍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鵝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

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洲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何等有答云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

提五

六

後慈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遂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繼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

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
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
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
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

標五

七

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
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
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
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
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
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
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家拜請
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
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

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
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
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
成度云斲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
爲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
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
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
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
韞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
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
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
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
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
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
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

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贖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

槐五

八

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聞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干寺

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牕隙中見佉取寺剎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吾東見蔡純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徃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佉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

槐五

九

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躡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洴慧定計昭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薑爲

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

槐五

十

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簞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

槐五

十一

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施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審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審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審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

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卽爲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以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卽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

槐五

十二

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

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克長安
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
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
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
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

視五

十三

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
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
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
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

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
以所佩劔斫之體無餘異唯劔所著處有痕
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餵之
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
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

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魯失始爲說法明辯因
果燾大生愧懼遂感厲疾崔冠二人次發惡
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
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
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韜
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
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
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
中願爲設食進即爲設食唯聞七鉢之聲竟
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
以爲颺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
爨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
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
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

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尸之日兩肩湧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

棟五

十四

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

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徃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徃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

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醺不能與阿夫

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

棟五

十五

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旣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尸時怖懼右

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亦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

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徃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

槐五

十六

瑯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爲依止營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

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
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
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輒手屈二指衆咸悟其
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
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
禮爲營理殮葬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
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
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
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超爾無甚威儀往至
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
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
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
已見惠在彼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
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

槐五

十七

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
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
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
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
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
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
者本沙門慧印之倉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
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
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
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
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
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及鄉路值
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
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

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問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

槐五

十八

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閤吏啓云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巖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

楊五

十九

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求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

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

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
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
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
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
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
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
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
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
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
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
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
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
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
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
爲其現眞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

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
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
日無疾而終尸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自然
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
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
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
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
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
外舅弟小誌四五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
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
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疎
石叅烟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

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實羯亂
交淵曜纂虐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
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
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祕呪
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
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
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
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
死而更生或寔後空柳靈迹恠詭莫測其然
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
則以爲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
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
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
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

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
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
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汚其體塵
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
其誇衒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
芝而壽考與夫鳴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
死龜靈千年曾是爲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虐化假見威
權澄照襄土開導淄川惠茲兩葉綏彼四邊
如不繫賴民命何全

槐五

三三

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鴉

赤脂切 鶻山名

墟

之亦切 墟址也

憖

祕音

踰

女展切

跋

踐也 帔

高僧傳第十二

習禪明律

槐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習禪第四 二十一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槐六

釋賢護五

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僧審十八

釋法悟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

誦經業禪爲務常獨處山林頭陀入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左復歷名山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誠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

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
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
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
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
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
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
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
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
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
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胃颯然風起衣服
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
疊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
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
壘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

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
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
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
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
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
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
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
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
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
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
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三寒石山是
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
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
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搏石作梯升
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

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揖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鬢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忤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往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

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懺穰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穰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祕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

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鬼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鬼六

五

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覲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爲起塚塔焉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

魏六

六

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

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已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倖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

禪六

七

構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

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赦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曠濟爲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

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求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

魂六

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

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順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

魂六

九

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平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

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旣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

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寔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便六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託跋耆果毀

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禮

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太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峽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塼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

機六

十一

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

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煙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

愧六

十二

穀唯食松栢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徃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

寺復勅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顓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

提六

十三

共習禪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

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

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
取捋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
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
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爲
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

槐六

十四

場空過萬劫求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
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
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迥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
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
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
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
寺精勤豁受曲盡深奧時羣劫入山審端坐
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慙愧
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

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玄
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諮戒
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
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
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
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
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
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
陽可爲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

槐六

十五

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
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粳米常資
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
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
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

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塹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

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念立誓法師旣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啓首轉經纔竟遂即降

桃六

十六

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

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
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
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獐
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
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慇懃
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
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
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
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
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
老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根君故輕必以重
爲本躁必以靜爲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
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
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

現六

十七

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
知禪之爲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
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
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
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
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
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
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
等亦鴈行其次然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
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
壅擊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
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矣而
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
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爲翫陀所亂
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

於日月曾是爲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輟慮方備幽
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沈
茲德裕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璩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釋志道九

釋法穎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
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
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

魏六

十八

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
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
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
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
部雋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
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
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
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
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
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
不嘆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
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
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
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

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

槐六

十九

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

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擯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

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
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
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
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
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上江陵琵琶

槐六

二十

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崩方外隱
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
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
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
禪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
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
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
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
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

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
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
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
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
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
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
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
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
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
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
焉

槐六

五

釋志道姓任河内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
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
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

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攜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勅爲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勅爲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

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爲瑯琊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已握錫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尸煙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魏六

二十三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興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東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構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攜止山寺於是溫

魏六

二十三

誦小品研構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入道務遺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暮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慇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所挹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踊躍樂

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
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
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
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
業於沙門法穎穎旣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
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
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
百人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
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
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
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
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
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嶧山大像剡縣石佛
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
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脚疾勅聽乘輿

魏六

二十四

入內殿爲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
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
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
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
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
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
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旣成使人抄撰
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
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
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爲周
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
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
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

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
舍那波斯憂波鞠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
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
以因往昔見佛遂爲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
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

槐六

十五

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
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
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
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
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
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
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
如來在世有夢豔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爲五
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顛倒
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耆多即曇無德也讀

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
受戒名薩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
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
廣傳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
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
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
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
履部純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
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
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
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
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
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
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

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
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
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
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
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
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
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出彌沙
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
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成因緣等亦律
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
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
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
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璩儼隱榮等
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
鑽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

魏六

二十六

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
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
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爲
本居俗則以禮義爲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爲平地
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
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
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
者則言戒律爲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
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漉水翻囊已謂行齊
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本想此則自讚毀他功
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
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於是扈背毗尼
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
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

魏六

二十七

高僧傳卷第十三 忘身誦經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忘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僧羣一

提七

宋

釋曇稱二

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孟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

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僊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夔出山輒是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廼歎曰俗內凡夫遂爲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舍與孟陽一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羣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蜚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廼捨戒爲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

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
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
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
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
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
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
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槐七

二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
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
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
轉略高昌爲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
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
飢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
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
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

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
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挂鹽以啖之
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
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
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
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宮周
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
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闔維之煙焰衝天七
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之不爛即於其處起
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
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
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槐七

三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令富少孤
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
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偽秦衛

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逍遙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蝕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畫臂至臍羣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鑿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

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僞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慍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塊七己身迺還寺辭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賁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

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具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

魏七

五

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迺歇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奇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讚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爲妙寶其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髣髴其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

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慙慙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迺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

魏七

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旦迺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爲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

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槐七

七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纈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廼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至鼻廼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爲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

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貪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朮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惓而弗爲撤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贍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

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爲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刳肌質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廼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

魏七

八

如王子投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廼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僣倖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

魏七

九

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祈彼寶
城芬梧蔚蔚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
千秋尚美萬代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罔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彌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
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
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
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
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
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
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
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
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
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
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
有大石函貯貺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
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由石

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怙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能神呪請兩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治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感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魏七

十一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廼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廼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

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罔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歧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罔歛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罔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罔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

槐七

十二

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閭中有彈指讚嘆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

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

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

槐七

十三

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廁見一鬼致

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爲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

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菰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誦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蚤蟲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粳糧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勅爲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廼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

槐七

十四

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

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掇於永興邑立紹玄寺

槐七

十五

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

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間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

標七

十六

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

顓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顓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

魏七

十七

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兇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銷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醪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淫
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
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
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胃琳爲祈請韶
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
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
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
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
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
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
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
生感衛於空山道罔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
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
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粵虛哉若乃凝寒青

槐七

十八

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道亮
文字分明足使幽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
誦法言以此爲音樂者也
讚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
思無怠三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衆來茲
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夔渠龜切 鼻尺救切 啞于合切 慄力荏切 拔
無粉切 芬苾苾毗必切 憍渠驕切 續苦
切 餽忍止切 緬彌充切 懌羊益切 蜚芳微
也 穀胡谷切 剗苦胡切 彪悲幽切 蔚蔚烏
同穀 緇胡紗切 剗苦胡切 彪悲幽切 蔚蔚烏

蔚於胃切蔚盛貌優優於求切俳俳戲也滑稽滑古忽切稽堅系
也滑稽談諧也耶耶蒲切罔罔俱求切矚矚之切
也矚居偽切欵欵許勿切溜溜側持切現現胡狄切
也戴物也秦秦胡慣切養養男切道道慈秋切
也園廁吏切園園情切潤潤初切秦秦胡慣切養養男切道道慈秋切

槐七

九

高僧傳卷第十四

槐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與福第八 十四人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竺慧直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齊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

釋法獻十二 暢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動福業唯以禮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

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

提八

二

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旣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

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刹像靈異倍加勸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三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鄞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

提八

三

心東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顥復加開拓達東西觀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殮蔬幽遁求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栢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

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勅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顥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顥看之顥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鑄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

謚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含光趺長七尺二寸謚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剎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剎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

魏八

五

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闢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簷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

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顓富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逵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倩並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

視八

六

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臂方尺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臂前果有焦沸洪後以苦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旣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咒願數十言蛇忽

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

槐八

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

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勅爲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

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
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
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
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
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
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
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
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
博通經律志業强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
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
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
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
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
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

茲國金鎚鐐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
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
土獻賈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
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
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綬沙門
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
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爲僧主分任南
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
奉爲戒師獻後被勅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
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
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
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
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
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
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

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寔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夾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竦鑿移年僅成面樸頤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

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
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
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
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
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
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
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
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
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
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
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
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
頂髻及身相克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
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萬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

像八

十一

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
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
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
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
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爲僧主止京
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
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
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
有灾祟及僧尼橫延疊戾像則流汗汗之多
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羣
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
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壘時
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
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

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旣欣觀靈異誓願瞻禮而開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

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飛輶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旣成比丘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條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

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
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
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捷椎禮拜
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
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
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八豈人致焉
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
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
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
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
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
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
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

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
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海族之中時或
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
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
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
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巖釋迦於
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
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
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
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
殷至孝誠感釜庾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
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
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
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力感瑞於塔
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

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
 志於牙骨竟陵為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
 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宋
 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治而形備妙相踊而
 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
 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
 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
 為本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譬猶鳥備二翼一
 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
 勗哉

提八

十四

讚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
 依現奇表極顯瑞旂威嚴藏地踊水汎空飛
 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高僧傳卷第十四

音釋

惺枯回切 歛歛欻切 鄧莫侯切 墟基址切 脚古狎切 瀉水音戶切
 良倨切 簪竹管切 追胡玩切 艘船所切 蟻蟻切
 蟻蟻切 蟻蟻切 悍侯肝切 葺七入切 鏐鏐切
 與涉切 縷口阮切 鐫子泉切 嬰居縛切 鏹初限切
 剗同切 瑩烏定切 崇雖遂切 疊許觀切 韞韞切
 剗也切 瑩磨飾也切 崇禍崇也切 疊怨陳也切 韞韞切
 韞韞切 韞韞切 韞韞切 韞韞切 韞韞切

提八

十五

高僧傳卷第十五

經師 唱導

槐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齋二

槐九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齊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

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齋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齋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末有如篇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

出家止白馬寺爲曇籙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楚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

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詠轉聞閣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
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
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
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
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
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
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
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
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
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
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
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
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
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

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
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
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
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
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
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
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
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
一契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
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
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
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
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

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
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
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
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
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
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
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
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蕢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
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
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
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
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

張九

五

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
滿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
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砢礚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
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
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表述情志
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
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
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以協
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
則謂之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
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
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
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
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
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
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
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箎笛之上或
使本行之音宣於等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

地九

二

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
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
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
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
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
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
旣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
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
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
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
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
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
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傳文宣
等並慙懃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
例存於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

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翫墨憑動韻猶令象馬蹉跎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

視九

七

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

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旣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

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篇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提九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十 十人

宋

釋道照一

釋慧璩三

釋曇光五

釋曇穎二

釋曇宗四

齊

釋慧芬六

釋慧重八

釋法鏡十

釋道儒七

釋法願九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又之齋竟別觀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提九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

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

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唾以傳癬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痕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

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藏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

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爲逆帝悅之明旦別覲一萬後勅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

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十陛下德邁

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僞思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然良久賞

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
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
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
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
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
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
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
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
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
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
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
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
出鎮北徐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

二十九

十一

以光預見乃賣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
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
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
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
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
會常爲大眾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
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
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
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
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
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
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
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

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齋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爲啓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齋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閩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

魏九

十三

明六年勅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爲新道今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穀沈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開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

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鑕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勅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魏九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十三構逆羽檄嶺南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

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勅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旣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

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爲要可謂

梵九

十四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糴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八十

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蓋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爲師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

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

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興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

梵九

十五

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

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推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

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緘嘿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叙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八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

卷九

十六

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
 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
 臨時抽造窘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
 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聲咳示延時節列席
 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
 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
 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
 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五

音釋

簫以灼切 扼腕扼於華切腕烏貫切 蕢蕢若怪切與蘭同
 砢砢切 砢砢切 砢砢切 砢砢切 砢砢切 砢砢切 砢砢切 砢砢切 砢砢切 砢砢切
 不伸伸於真切 湮湮沈也 噤噤聲之清徹也 著著書之切 湑湑胡切
 筮筮屬 鐔鐔與鎖同 蹕蹕聲也 摧摧克角切 湑湑胡切

也切渾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六

槐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父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

槐十

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升墜殊見故秋方先形聲之奉東國後見聞

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詳記彭城劉悅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微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叙辭

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

魏十

二

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過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

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皆忘形徇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讚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恪華心歌誦法言則幽顯舍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

魏十

三

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

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讚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卷

譯經上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迦樓識竺佛朔 安玄 嚴佛 調 支曜 康 康

孟詳

魏雒陽曇柯迦羅康僧鎰 曇帝 帛延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吳武昌維祇難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苻承遠 苻道真 魏士

長安帛遠帛法祚 衛士度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趙政

廬山僧伽提婆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高僧傳第二卷 譯經中七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磧寺卑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 安陽侯 道晉 僧表

法盛

高僧傳第三卷 譯經下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河西浮陀跋摩

繩十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雲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 摩低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高僧傳第四卷 義解一 十四人

晉洛陽朱士衡 竺叔蘭 無羅叉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相 曇習

中山康法朗 令韶

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岬山竺潛

竺法友
竺法濟

竺法慈
康法藏

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度
支法仰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于法道
支法淵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燉煌于道邃

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高僧傳第五卷

義解二
十五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捕坂釋法和

太山竺僧朗

支僧敦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貳

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攝十

六

荊州上明竺僧輔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衡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微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僧常
法濟

長沙寺釋曇戒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寶

山陰嘉祥寺釋慧度

曇試
智明

高僧傳第六卷

義解三
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

慧巖
道泓

僧恭
曇蘭

廬山釋慧永

僧融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慧要 曇順

長安大寺釋僧碧弘覺

曇誥 道授

彭城郡釋道融

長安釋曇影槐十

長安釋僧叡僧楷

長安釋道恒道標

長安釋僧肇

高僧傳第七卷義解四 三十一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寶林 慧生 法寶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法智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僧叡 法業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僧庸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僧彌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法和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鑑道海 慧龍

廬山陵雲寺釋慧安曇泓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曇同

京師靈味寺釋僧舍道舍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僧莊

吳虎丘山釋曇諦

壽春石礪寺釋僧導僧因 僧成 僧音

蜀武擔寺釋道汪普明 道閭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靜林慧隆

丹陽釋梵敏僧嵩

京師中興寺釋道溫僧慶僧嵩 慧定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曇濟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下定林寺釋僧鏡曇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瑾曇度玄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道堅慧數 慧鸞僧訓

道明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曇慧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道慈覺世 慧整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高僧傳第九卷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慧記道登

僞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玄趣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曇絨僧表 曇還僧最

敏達僧寶

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京師湘宮寺釋弘充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法愛智興 法常

蜀齊后山釋玄暢

上定林寺釋僧遠道憑慧泰 法今

荊州竹林寺釋僧惠曇慎僧岫 慧敞

上定林寺釋僧柔弘稱惠熙 僧拔

山陰法華山釋惠基僧行慧旭 道恢惠深

惠永法洪

京師謝寺釋慧次僧寶慧調 僧智僧智 法珍僧猛

法寶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僧誕

僧辯通慧

法度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曇准

法真慧令

僧賢法仙法最僧敬道文

京師中寺釋法安慧光慧韜

敬遺光贊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慧龍

琅邪嶧山釋法度法紹僧朗惠開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僧若僧瑯

荊州釋惠球道乘法整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法欣僧智護

僧韶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道明僧寶

上定林寺釋法通聖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剡法華臺釋曇斐法藏明慶

高僧傳第十卷神異上四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耆域

高僧傳第十一卷神異下十六人

晉洛陽磐錫山犍陀勒

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襄陽竺法慧根十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慧持

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偽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僧覽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法指

荊州釋僧惠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道香僧朗

高僧傳第十二卷習禪二十一人明律十二人

習禪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慧開惠真

長安釋慧嵬

魏十

十一

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偽魏平城釋玄高慧崇

長安寒山釋僧周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僧謙起志

慧勝

法隱
法達

武昌樊山釋法悟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閑居寺釋僧業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瓌道遠

彭城郡釋道儼慧曜

江陵釋僧隱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榮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十

十二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高僧傳第十三卷忘身十一人
誦經二十一人

忘身

晉霍山釋僧羣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高昌釋法進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偽秦蒲坂釋法羽慧猛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曇益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同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慧林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僧念

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法明僧志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四卷興福十四人經師十一人

興福唱導十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南海藏微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

槐十

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 十五卷

晉中山帛法橋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道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中寺釋曇光

槐十

齊興福寺釋慧芬

興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右十五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孤子王曼頰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廼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摧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

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旣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

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玄約豈加以高爲名旣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

視十

十六

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厯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

良愧處道知休弃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
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
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
和南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
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

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
照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
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
鉛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
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
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
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推
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
解貫玄儒抽入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

魏十

十七

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
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愧慙今以所著讚論
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慧皎
白

高僧傳錄序卷第十六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
法師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
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撰此高僧傳
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
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
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爲
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
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音釋

懋莫侯切 悛七全 雒郎各切 岬吾浪 峴戶
懋美也 悛切 雒與洛同 岬切 峴顯

切誦所臻肇治小斌切卑巾瑗切于願
 斐數尾拑撫拑撫之石切繫其後曰鉛繫
 專切鉛粉也繫糅女救切梗槩槩古猛切
 七豔切版牘也糅維也切梗槩槩古猛切
 梗槩大筴同編簡也與策悞悞他典切慙
 略也大筴同編簡也與策悞悞他典切慙
 與嘿溢蒲奔切
 同嘿溢蒲奔切